

著 德 紀
譯 華 澄 盛

日 尼 薇

文 化 生 活 叢 刊

XXXV

適



日 尼 薇

著 德 紀 .A

譯 華 澄 盛

文 化 生 活 叢 刊

第 三 十 五 種

作者前記

女學●與羅培耳發表不久，我接到一篇剛起首的故事的手稿；它多少是帶補充性的，也就是說和其餘兩篇合在一起，可以看作是一幅三聯畫中的第三葉。

許久等不到這故事的後文，如今我決定把起首的部分按原樣付印，並以所附原信代作緒言。

A · 紀德

● 女學 (*L'École des Femmes*)——國內至少已有三種譯本：王了一：一個少女的夢；陳占元：婦人學校；金滿成：女性的風格。有趣的是看看這些不同的譯名。

一九三一年八月

先生：

我可否希望您再允許用您的名字，像過去爲我母親的日記，以後又爲我父親的辯護一樣，來發表我所寄奉的書？

我怕這書不會是您所喜歡的。因與文學無緣，我承認我對您的作品念過不多；但已很夠使我相信我感興趣的問題對您却漠不相關；至少我從來沒有在您的作品中發現過。您所採取的題材儘量避免在您容或認爲不值一顧的「偶發事件」，而您在這兒所遇到的却是坦率地寫下的一些實際問題。您的心靈翱翔於「絕對境域」中，而我則在「相對境域」中掙扎。對我，問題絕不是「人能什麼」，像對您所描寫的人物或對您自己一樣，而完全是實際而又確切的：在我們這時代，什麼是一個女性可能而應有的要求？

對於一個像我一樣年輕的女性，把這看作是首要的「問題」，不也正是很自然的嗎？但儘管這「問題」如何重要，真正開始受人注意却是晚近的事情。是的，這不過從大戰●以來——在大戰中如許女性顯示了她們自身的價值與力量，而這些曾都是男人們所認為不可能的，——人們才開始對她們承認，她們自己才開始要求私德以外的權利，所謂私德也者，也即侍奉男人，服從男人，忠於男人；因為至今一切正面的德行像都只應是男人的專利品，而男人都獨據已有。我相信如今無人再能否認大戰以來女性地位顯著的轉變。而難道非有這駭人的苦難作代價才能使女性表現出一向否認於她們的才能，才能讓人重視到女性的價值？

我母親的書●寫給過去的一代。在我母親的少女時代，一個女性可以希望自由；如今問題已不再是「希望」，而是「取得」自由。如何去取得以及取得了又如何！這正是

● 指第一次世界大戰。（一九一四——一八）

● 指女學。

問題的中心，而也就是我希望所要說的——至少就我個人而言。

不消說，我並不預備替別人作榜樣；但我覺得我自己一生的這一個簡單的故事可以作為參考；我把這故事作為我母親的日記的續編，作為一篇「新女學。」而為明白地表示這祇是無數例子中一個特殊的例子，我將用「日尼薇」作為書名，而我出現於我母親日記中也正是用的這個化名。

I

一九一三年，因為我已滿十五歲，我母親不顧我父親劇烈的反對讓我進了中學；我父親在態度上雖然非常堅決，但由於意志薄弱結果總是讓步，退守到藉瑣事上不斷的指摘來爭回他的面子。按他的意思，他所謂我「思想的越軌」以及更後我「行動的越軌」都應歸咎於這種中學教育。

我從我母親身上受到某種對工作的愛好，以及由於她假託藉我學習從而鼓勵我所養成的一種自然的勤奮。當我散學回來，她幫我作功課，和我一同溫習課文，而我報告她我在課堂中所學到的一切，正像別人從進城回來縷訴他們的見聞一樣。這使她，我相信，發生一種錯覺，以為我能影響她甚於她能影響於我。這種錯覺——如果這能算是一種錯覺——她設法讓我自己也去相信，而沒有比這更能助長我的成熟，使我保持我的

熱誠與某種在她所缺乏的自信。

同樣我還從我母親處受到幫助他人的一種熱切的願望與需要，而如果這願望原就潛伏在我身中，她却知道如何不斷地去提醒它，激發它。在我母親，這願望實出於對窮困的人們，受苦難的人們，以及一切我父親稱爲（而我母親不願稱爲）「不如我們的人們」的一種廣大的同情。我特別想說明這一點，正因為這在我母親的日記和我父親的辯護中都不曾提起過。我母親犧牲自己替別人盡力不但不外露，而且總是背地去做，像一切能使她受人頌讚的事情一樣。這種過分的隱藏，這種謙遜（這些，我必須聲明我並不曾受到她的遺傳）竟使生活在她周圍的人們可以許久而不猜想到她的德行。我父親却正相反，他關心宣揚自己正和我母親想隱沒自己一樣地忠實。像是他重視德行的外表甚於德行本身。我並不一定認爲他是偽君子，而完全不想使自己言行一致；不過在他，動作與語聲總先於情緒與思想，以致他永遠落後，永遠像是對自己負債的人一樣。這使我母親非常痛苦；而我太愛她以致使我不能不憎惡我父親。

在課室中，我右手的鄰座是一切同學中最吸引我注意的一個，棕色的皮膚她那幾乎鬚縮成圈的烏黑的頭髮遮住她的鬢角以及前額的一部分。你不能說她一定怎麼美，但她那種奇特的情趣對我比美更富魅力。她叫莎拉（Sara），而堅持別人不要在她名字上加h。稍後當我念東方集①時，我所想到的是她，「懶散的美」，蕩漾在吊牀中。她穿得很古怪，內衣的開口處露出豐滿的胸膛。她那啃裂了指甲的手，雖然難得是乾淨的，却非常細軟。

『爲什麼老那麼賊眼地盯着我？』第一天她突然對我說。

我把目光移開時不禁羞紅起來，我不敢告訴她我覺得她很美。別的同學們好像和我的看法不一樣，在我所偶然聽到的談話中，她們都一致評摘她吉布西人式的膚色。她神情的莊重，她那幾乎總是緊蹙的雙眉——這使她美麗的前額略起皺紋——顯示出一種特殊緊張的意志與注意。……我真想知道她所注意的是什麼，因爲這至少不會是

對功課。當問到她時，你立刻可以知道她並沒有聽講；而如果她在聚精會神的瞬間顯得比我們中任何人都年長——雖然她說和我完全同年——突發的喜悅或是高興得出神時立刻又會使她變成孩子一般。

在最初幾天，我就爲她而感到神魂顛倒，這種我對任何人都未曾有過的惶惑的情感對我是那麼離奇，以致使我懷疑起這情感確實發自我自己：日尼薇，還是由於另一陌生的人格霸佔了我的身心。但是莎拉好像滿不理會，而我耗盡智慮爲想吸引她的注意。我搜索能使她喜歡的一切；可惜她似乎並不關心學業上的成功，她像滿不注意到我的成績而這使我萬分煩惱。當我對他說話時，難得她有回答；我對她所說的像是從來不使她感覺興趣。她決不愚鈍，她在我眼中顯出那麼大的魅力使我不能相信她會不在某一方面有她的特長；但我無從猜測是哪一方面。這我在有一天朗誦競賽中才突然發覺到。當好幾個學生，我自己也在其中，戰戰兢兢地準備了西德●中的詩章，婀苔莉●的夢景，或是戴拉曼納的敘述，●一心只希望不要絆倒，好像這些詩寫來原只爲鍛鍊我們的記

憶，我們的法文女教員就叫到莎拉：

『離開您的座位，跑到講台上來，讓大家看看詩應該是怎麼念的。』

莎拉不慌不忙地跑上前去，便面對全班學生開始朗誦勃利達尼居斯①的第一場。她的發音，比平時更圓潤而莊重，出於我意外地顯得宏亮。和別的學生們一樣，這些詩我都能背誦，我們的教員還替我們講解過而且讚賞其中的價值，但我並不會去考量它們的美在何處。這美，我在莎拉的朗誦中才突然得到驚悟；一種幾乎是宗教性的感動通過我的脊椎，搖撼我的全身，而我眼眶中已滿噙着淚珠。教員自己也像受了感動。

『凱萊小姐，』朗誦告終以後她終於說：『我們全體向您致謝。有您那樣的天稟而

① 西德 (*Le Cid*)——法國古典悲劇作家高乃依 (*P. Corneille*, 1606—1684) 韻文劇作。

② 阿苔莉 (*Athalie*)——法國古典悲劇作家拉辛 (*J. Racine*, 1639—1699) 韻文劇作。

③ 戴拉曼納 (*Thérèse*)——拉辛悲劇費特爾 (*Phèdre*) 中的人物之一。

④ 勃利達尼居斯 (*Britannicus*)——拉辛悲劇之一。

不更加倍努力實在是不能教人原諒的。」

沙拉把身子略略旋轉，諷意地表示一種敬禮的姿式，便重又回到我身邊的座位上。由於對她的敬慕與熱情使我全身感到戰慄，但當我想對她表達時，我心中却只有——一些我怕會使她覺得可笑的句子。這時已快退課。我趕快撕下練習本上的一角；我抖索地在這紙片上寫了：『我願作您的朋友』而笨拙地把這紙條塞入在她手中。

我看到她把紙條團縐，在手指間搓弄着。我希望能得到她的一個眼色或是微笑，但她的面部始終一無表情，而反較前顯得更為冷淡。我感到我決不能忍受她的蔑視，而我已準備憎恨她。

『不如撕了吧！』我顫聲對她說。但突然他又把紙展開，用手壓平它，而好像已決心……在這當兒，我聽到我的名字：教員正問到我。我不能不站起來，我機械地念了一首幸而我還知道得很純熟的雨果的短詩。我剛坐下，沙拉便把那張紙條塞到我手中，她在反面寫道：『星期日三點鐘請到我們家來。』我心頭一陣欣喜，放胆地問：

『但我不知道您家的住址。』

於是她：

『把紙遞給我。』

而當學生們退課後都在收拾書包準備離去，她在紙條下方寫道：『莎拉·凱萊，第一村路十六號。』

我小心地附加說：

『我還不知道我能不能來；我必須先問媽媽。』

她並不真正微笑，而只把唇角往上一拉。這未始不能說是諷嘲；因此我趕緊再聲明

說：

『我怕我們已先有約會。』

住在市中的另一區而且距離學校相當遠，一出校門我便不能不和莎拉分手；一向我都一個人很快回家。我母親爲表示對我信任起見並不來接我，但她叮囑我必須直接

回家，決不和別的學生們逗留。那一天，一半的路程我都是跑着回去，那樣地我急於想告訴她莎拉的建議。我絕無自信認為我母親會答應，因為，除上學以外，她難得肯讓我一人出去。以往我對我母親向無祕密；但我不知道由於什麼羞澀的心理使我一直不會對她提起過莎拉。這次我不能不全盤說出：關於勃利達尼居斯的朗誦以及我對她的傾慕我並不隱瞞，但同時我更無法隱瞞她那種奇特的吸引力，這在我的敘述中已自然地流露出來。最後當我問媽媽：『是否你能答應我去？』她並不立刻回答。我知道她一向不忍拒絕我的要求：

『第一我希望對你的新朋友和她的父親先有一點認識。你有否問起她父親是作什麼的？』

我承認我一點沒有想到這問題，但答應再去打聽。到星期日我們還有兩天的時間。『明天放學時我去接你，』我母親接着說；『你應該替我介紹那女孩子；我願意認識她。』

星期六那天，我從旁觀察着莎拉，一面焦心地自忖媽媽會對她起什麼印象。我覺得她那天的裝束比平時更為隨便；尤其她的頭髮特別顯得蓬鬆。

『把您的頭髮收拾一下吧！』我終於胆怯地對她說。

『為什麼？』

『因為今天媽媽來接我。她希望認識您。』

『是的，為決定星期日她能不能讓您到我們家去，對不對？』

我無法否認；可是我也不願太顯出自己完全受着母親的管束。

『也許，』我說，『啊！我多麼希望您能使她喜歡！』我忍住了不會接下去說：『同時我也希望她能使您喜歡……』但立刻我又担心到我母親會穿什麼外罩，她會戴什麼帽子。

『這種考驗我可受不了，』莎拉說。

可是散學時她倒並不脫逃，像我事前所怕的一樣。媽媽等在門口。我想當時她也着